

心灵小说
Xinling xiaoshuo

张磊 /著

我的狗叫开心

一段老人与小狗的心灵之旅



小狗的开心 我叫

张磊 / 著

心灵小说

一段老人与小狗的心灵之旅

Xinling xiaoshuo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小狗叫开心：一段老人与小狗的心灵之旅 / 张磊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1.9
ISBN 978-7-5057-2892-9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2160号

书名：	我的小狗叫开心
作者：	张 磊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7.5印张 133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057-2892-9
定价：	2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Contents|

初遇开心	001
开心不死	019
方便的问题	035
笨狗一箩筐	045
“父子”情深	055
初遇洁洁	061
勇气	069
未知	079
穷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	091
最远的钢琴	099
死神的影子	105
死神的爪子	115
凝视死神	125
我要活下去	133
缓慢的治疗	141

绝处逢生	151
洁洁的选择	161
无休止的疼痛	177
顽强的小狗	189
明星小狗	197
挺住，老张	207
勇敢的朋友	215
后记——现实中的我和开心	233

初遇开心

张顺第一次见到开心的时候，它还不叫开心，当时它还只是一只被人遗弃的流浪狗……

那天像往常一样，天麻麻亮，张顺就推着自行车，挂好了二十多个气球，到万达广场步行街那边卖气球。

还没到广场呢，就看到回迁楼的马路斜对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好多人，张顺推着车过去看热闹。

“干啥子呢？”张顺推推外面的一个年轻人。

“哪个瓜娃子，把个狗子扔到外面不管了。”年轻人说道。

张顺对养狗没兴趣，他是养什么死什么。儿子小的时候，他给儿子养过金鱼、兔子、乌龟，但无一例外，没活过半年的。

不过，张顺对看热闹有兴趣。他凑在人群外面，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挤出来，他赶紧挤了进去。

只见一只深棕色的小狗可怜兮兮地躺在地上，身上沾满了灰，嘴里还在不断地喘着粗气，边上是一小滩吐出来的污物。

“搞点水给它喝吧，看它，瓜兮兮的，估计活不了了。”

“要不得，还不知道是啥子毛病，弄水喝了，搞不好就死掉了。”

张顺听着别人七嘴八舌议论着，弯腰想看看这只小狗，结果他刚低下头，小狗突然抬起脑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张顺。

看着小狗可怜，张顺蹲下身子，伸手摸摸小狗翻过去的耳朵。小狗乖乖地重新躺平了，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张顺的手指。

“老人家，要不得，这个狗子八成得了病。”有人提醒张顺。

这下张顺慌了，赶忙把手指缩了回来。

边上又有人插嘴：“莫要乱讲，这个狗好像得了细小病，不传染人的。”

张顺这才有点放心，但他还是不怎么敢再去摸小狗。

小狗看到张顺将手缩了回去，可怜兮兮地看了看他，身子勉强要往张顺这边拱，黑色的小鼻子使劲嗅着。

张顺看到它黑色的杏仁形大眼睛，长长的棕色睫毛，心里有些不忍。

他没养过狗，所以也不知道所谓的细小病有多么严重，只是在那一刻，他感觉这只小狗很可怜。

张顺莫名其妙地决定救它。

他伸手过去抱起了躺在地上的小狗，小狗立刻拱进了他的怀里，这让张顺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抱着自己的儿子一般。

“大哥，这个小狗活不了了，你莫要乱抱它，小心传染给自己家的狗。”边上的路人提醒着张顺。

张顺有点犹豫，但他想了想，反正自己家也不养狗，要是能把这只小狗治好了，留着自己养也挺好的。

边上有个女孩子，跟着张顺后面挤出了人群，怯生生地说道：“我晓得那边有个宠物医院，我陪你去看看吧。”

张顺这才想起来自己摆摊的自行车还在边上，好在这一片不少街坊，张顺看到了路边擦皮鞋的老周，和对方打了个招呼，让他帮忙照看一下。然后，他和女孩子一起，到了宠物医院的门口。

“叔叔，我还要上学，回头再来看你吧。我这儿有一袋牛奶，你留着给小狗喝吧。”女孩子从书包里面拿出一袋牛奶，递给了张顺。

那天，宠物医院刚刚开门，里面的工作人员还都在忙着打扫卫生。张顺就这么抱着小狗进去了。医生看了一眼小

狗，套上手套，捏着小狗的嘴巴，观察了一下，然后努了努嘴：“先挂号吧，好像是细小。”

张顺跟着医生到了一个台子旁，然后将小狗放了上去，医生用皮带将小狗简单捆了一下。这时小狗开始微微吐出血沫，这让张顺吃惊不小。

医生倒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说：“你别看了，过去挂号交钱。肯定是细小了。我先拿试纸测一下。”

张顺一头雾水地走到了门口的收款台，里面的人问道：“小狗叫啥子名字？”

这时张顺才想起来，还不知道这只小狗叫什么名字呢！一时慌张，张顺胡乱起了一个名字：“它叫开心。”

就这么着，小狗有了自己的新名字……

“哦，几岁了？”挂号的人问道。

这下张顺就有点犯糊涂了，他让挂号的人等等，自己走到里面，问那个医生：“同志，这个小狗大概几岁了？”

医生傻眼了——带小狗过来看病居然问出这种问题。但医生很快明白过来，这只狗很可能是捡的。

医生轻轻掰开开心的嘴巴，观察了一下它的小奶牙，然后说道：“我帮你看一下啊。嗯，还没怎么换牙呢，四个月吧。这个狗你捡的？”

张顺倒是很老实，他点点头说：“嗯，我在路上捡的。”

“那你发财了，这个狗不错，起码能卖好几千呢。”

一听说能卖钱，张顺来精神了：“大概卖几千呢？”

“没看站姿不好说，看毛色，还有嘴巴、眼睛，这狗品种怪纯的。能卖个八千多呢。”

能卖八千多？张顺觉得自己这下捡了个大便宜。

“这个狗是个啥子品种的狗？”

“这是贵宾犬，看它的个头，应该是玩具型贵宾。这狗不错，智商排名第二，很聪明的狗。”

张顺看着治疗台上的小开心，就像看到一摞百元大钞一样。而这个时候，小开心躺在台子上，医生正在给它剃腿上的毛准备打针。开心无力地看了看张顺，脑袋歪着，嘴角流着血沫。

张顺的心里既有想占便宜的狡黠，又有想救活小开心的怜悯，他觉得开心看着自己的眼神，好像一个小孩在看着家长一样。

想到这里，张顺回到台子边上，摸了摸开心的脑袋。开心的圆眼睛骨碌骨碌转了两圈，然后伸伸舌头，好像又有了点精神。

“别磨蹭了，赶紧去挂号吧。”医生催促着。

张顺回到挂号的地方，办好了手续。这时，检查的结果也出来了，开心果然是得了细小。这是一种很可怕且死亡率

很高的疾病，经常在狗之间传播。

“多少钱啊？”张顺看着单子，在找价格。

“六百七十三。”划价的工作人员回答道。

张顺差点没吓得摔一跟头，他卖气球一天只能挣五十多块，这六百多的治疗费，要不吃不喝卖上十几天气球。

这一刻，张顺想干脆跑了算了，如果早知道这么贵，他绝对不会救这只小狗。但转念一想：没准治好了之后，还能卖个八千多呢！

想到这里，张顺决定还是掏钱吧。他从口袋里摸了半天，只摸出来三十多块零钱。

“没带那么多钱可咋办？”张顺问道。

“没现金也行啊，我这儿能刷卡。”

“我没卡啊。”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停药了。”

张顺想了想，他撸下自己的西铁城手表，押在了收银台：“小妹，我把手表押这儿，你们先打针开药，我马上回家去，拿存折取钱。”

收银的小姑娘看了看手表说：“我这里不好押东西，算了，我相信你，让他们先打针，你赶紧去拿钱吧。”

张顺赶忙出了宠物医院，紧赶慢赶往家里走。这一路上，张顺简单算了一笔账，假如每天治病要花六百，那十天

就是六千。这个病不知道要看多少天呢！

唉，刚才自己要是问问就好了。

但张顺觉得，人生病也不过个把礼拜就好了，小狗生病，最多也不过三四天，那也就一两千块吧。看病花两千，完事之后，把小狗卖了，能卖八千。这么一来，能赚六千。

张顺觉得这个事划得来。

他匆匆忙忙回到家，在冰箱压着的一个纸包里面取出存折，这上面的七千多块是张顺仅有的积蓄了。他又匆匆忙忙拿着存折往银行赶，可这会儿银行还没上班呢，张顺急得来回乱转。

终于等到银行开门，张顺取了两千块钱，揣着钱回到宠物医院。

等他交完了医药费，去台子边上的时候，看到开心的眼睛湿漉漉的，好像含着眼泪一样。

这时，张顺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这好歹也是一条性命啊。

好像明白张顺是在救自己一样，开心时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看一眼张顺，似乎在害怕自己再次被人遗弃。

整整一上午，开心都在不断地吊水，有血浆、干扰素、消炎药和止吐药物。

每隔一会儿，医生就过来拿温度计插入开心的屁股里测一

下体温。

“咋样？”张顺问道。

“降了点，三十九度五。你这身衣服要换了，回家用84消毒液好好泡泡，这几天记得别接触其他狗，不然容易传染出去。”医生说道。

这么折腾了一个上午，开心总算吊完水了，但医生没让张顺把它抱走，而是将它关进了一个单独的笼子。

“它这个病传染，你还不能抱它，过几天病好了才能抱。”

张顺凑到笼子边上。开心无力地躺在笼子里面，看到张顺过来，勉强站起来，身子还在晃悠。它把鼻子凑到笼子边，闻了闻张顺。

“开心跟你蛮亲的嘛！开心，开心，睡吧。”负责管理狗舍的医生过来低声说。

“它也不吃午饭？”张顺问道。

“这个病不能吃饭，先饿两天吧。你别操心啦，待会儿我们喂它点水，水里面有葡萄糖。”

张顺有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开心一看他要走，在笼子里面又站了起来，焦躁不安地低声呜呜地叫。

“好了，我吃完了饭就回来看你，你赶紧睡一会儿。”张顺说道。

开心又呜呜了几声，趴了下来，小爪子垫着脑袋，可怜兮兮地看着张顺，继续呜呜地低声叫着。

张顺只好走过去，隔着笼子，将自己的手指头伸进去。开心凑过来，用舌头舔了舔手指，这才安静下来。

“小开心挺通人性嘛！舍不得你啊。”医生说道。

医生将笼子边上的布放了下来，然后带着张顺去了边上的水池子，让张顺仔细地洗了洗手。

“虽然不传染人，不过你还是要小心。我听吴大夫说，这个狗是你捡的？”医生问。

“嗯，我在路上捡的，看它也是条小命，就带过来了。”

“现在好多人养狗就是这样，不生病了还好，生了病觉得治不好，就扔到大街上。唉！你这身衣服回家要消毒，你晓得怎么弄吧？”

张顺回到了家，先换了里外的衣服，然后到了楼下的小超市，买了一瓶84消毒液，将衣服用个大塑料桶泡上。张顺有点担心，他害怕细小病菌传到自己家，所以想了半天，又去附近的澡堂子洗了个澡，这才从擦皮鞋的老周那里取了自行车和气球。

“小狗咋个治法的？能活下来不？”老周也很关心。

“能活，没事的。你收摊不？我请你吃碗面。”

“行啊，我这就收。刚才我还帮你卖了四个气球，一共

十二块。”老周点出钱来，递给了张顺。

他们两个去了边上的一个小饭馆，要了两碗三两的小面和两瓶啤酒。一杯啤酒下肚，张顺觉得有些倦怠，又有些感叹。

虽然名字叫张顺，但他这辈子还真没怎么顺过。该上中学的时候上山下乡，在农村待了四年多才回城。托了不少关系，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结果干了不到半年，工厂就支援三线建设搞分厂，把一大半的工人拉到了山里。

等到张顺结婚的时候，工厂又重新转轨搞经济建设，迁回到成都市。结果这么一折腾，厂里的领导肥了，厂子却垮了。张顺的儿子刚出世，张顺就下岗了。一开始仗着有点力气，还在别的工厂帮忙当临时工，没想到这几个机械厂都不景气。

张顺的爱人后来得了心肌炎，一直没钱治疗，越拖越严重，等他们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爱人病逝了。

好不容易熬到儿子找到了工作，结了婚，可又不认张顺这个父亲了。儿媳妇天天撺掇儿子要房产，要张顺把回迁的这套一室一厅转到儿子的名下。张顺一怒之下把儿子、儿媳妇赶出了家门。

简而言之，张顺这辈子太不顺了，干什么都不顺：该上学的时候在下乡；该恋爱的时候厂子不景气，没钱结婚；小孩上学经济紧张的时候，自己又下岗了；爱人早早过世，自

己一个人靠着厂里每个月两百多的退休金过活，每天还要四处奔波卖气球；现在捡条狗，还是条病狗。唉，不顺啊……

张顺一瓶啤酒下肚，话就越来越少。倒是老周话挺多，他推了推沉默不语的张顺：“老张，别想啦！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条狗，起码也是三级浮屠的造化。来，咱俩把酒喝了，待会儿我还得出摊。”老周端起酒杯，和张顺碰了碰。

两个人喝完了酒，结了账，张顺推着车往万达广场走，一边走，一边叫卖气球。

整个下午，张顺都在心里惦记着开心，他不知道开心的病情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开心会不会死掉。这要是死了，张顺就赔大了。他安慰自己，等开心的病好了，把它给卖了，肯定还能赚点钱，现在也别操心这个了。

一直忙到华灯初上，张顺终于把气球全卖光了。他蹬着自行车回到家，将自行车扛上三楼，也顾不上收拾屋子就下了楼。 he 觉得宠物医院那边小偷多，怕自己的自行车给偷了，所以还是放在自己家里放心。

刚到楼底下，他就碰到了楼里的李丽华。

“老张，你去哪儿要啊？”

“李大姐啊，我有点事情，回头找你要。”张顺也顾不上多说什么，他着急知道开心恢复得怎么样了。

“听老周说你捡了条狗，啥子狗啊？”李丽华问道。

“叫啥子贵宾狗，我也搞不清。对了，你家那个多多是个啥子狗？”

“我那是京巴串串狗。贵宾狗？那是好狗啊，一般都挺贵的。”

张顺这下长了个心眼，他打算问问李丽华。

“贵宾狗一般卖多少钱啊？”

其实，李丽华也不太明白这些，她家的小狗是别人送的，她想了想说：“大概要两三千吧！”

张顺心里顿时一凉，只能卖两三千啊。他多少有点失望，但又马上安慰自己：还是能卖个两三千的，肯定不至于赔本。

“李大姐，我现在就去看小狗，待会儿找你摆一下。”

(摆一下为方言，意为说一下、聊一下。)

李丽华属于那种热心肠的人，她马上接茬说道：“小狗在哪儿？我跟你去看看啊。”

张顺想了想， he 觉得李丽华家里养狗，遇到事情也许能问问她，于是就答应了。

两个人出了小区，往宠物医院那边走。在路上，李丽华问道：“你捡的小狗叫啥子名字啊？”

“叫开心。”